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5

兜率不磷堅禪師語錄

清 宗堅說　妙聖等記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上堂
    - 住澂江府路南州兜率禪寺
    - 住雲南府嵩山禪寺
  - 小參
  - 晚參
  - 示眾
  - 法語
    - 示不用監院
    - 示環璞
    - 示純空
    - 示佛髻羅居士
    - 示勤書記
    - 示聖侍者
    - 示本空陳居士
    - 示超潔本淨李善人
    - 示雄副寺
    - 示佛美殷居士
    - 示豁山
    - 示非一
    - 示會深
    - 示惠幢
    - 示擇木
    - 示禪人
    - 示禪人
  - 機緣
  - 真讚
    - 釋迦牟尼佛像
    - 彌勒佛像
    - 阿彌陀佛
    - 文殊大士

        - 普賢大士
        - 觀音大士
        - 達磨大士
        - 山暉璧老人
        - 嵩山慧老人
        - 自讚
    - 頌古
    - 拈古
    - 雜偈
        - 贈友人
        - 敘舊
        - 寄雲巖三草溥弟
        - 復嵩松昇弟用原韻
        - 聞龍茨上兄自江涖請藏畫列祖像百二十軸還嵩山喜而誌之
        - 次若震楊秀才原韻
        - 偶成
        - 遣興
        - 遊碁盤山
        - 贈格目上座
        - 贈監院不用上座
        - 輓慈雲空一上座
        - 避暑
        - 和近山鼎弟贈有孚張使君原韻
        - 秋夜同鼎弟翫月
        - 壽路南別駕裕生吳公
        - 荅馬秀才
        - 贈天來吳秀才北上
        - 荅若愚韓貢元
        - 壽通皎陳居士
        - 復汪秀才用原韻
        - 擬寒山詩五首
        - 贈羨瞿輝弟住武定府福田寺
        - 送不同溥弟還蜀
        - 次韻題罌粟
        - 送化一知客
        - 苦雨
        - 蟬鳴樹底
        - 茶次口占 奉和嵩山老人原韻

- 賦得疏竹吟風
- 賦得把盞問月
- 喬松棲鶴
- 聽上方梵唄得寫字
- 池成月自來
- 雁行
- 梅
- 壁上梅
- 邀友看菊
- 步月
- 夜泊昆池
- 和張使君有孚西來隻履之作
- 奉和本師韻題滇南八景
  - 昆池夜月
  - 商山樵唱
  - 金馬朝輝
  - 碧雞秋色
  - 雲津夜市
  - 螺峰疊翠
  - 官渡漁鐙
  - 龍池躍金
- 示惺監收
- 示克己香鐙
- 示見一副寺
- 示天一
- 示樹本
- 示玅德小師
- 示持一
- 示金振
- 示省夢知殿
- 示智覺
- 示懷無知客
- 示容波
- 示等齊
- 送夢周
- 示宗樹
- 示非一
- 示應無

        - 示會深
        - 示方璞
        - 示若拙
        - 示飯頭
        - 勉聖侍者
        - 示海山園頭
        - 聞鐘有感
        - 自勉
        - 遣興
        - 偶占示諸禪人
        - 示破妄
        - 示豁山
        - 示眾
        - 山居
        - 示純空
        - 壽用監寺
        - 示擇木
        - 示舒光
        - 示圓成號豁然
        - 示聖壁號皎然
        - 示隆印號怡然
        - 示隆明號洞然
        - 示寂玄號融然
        - 示尼寂念號端然
        - 示茶頭
        - 示灼英
        - 示灼華
        - 示灼響
        - 示灼聞
        - 示灼美
        - 示靈水
        - 示克禮
        - 壽沅江府萬壽寺鼎弟
    - 小佛事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路南兜率不磷堅禪師語錄序

今天下有偽禪，如澄公藥汞入鍛則流；有真禪，如雲門九轉點鐵成金之類是也。有死禪，如修行因果止爭落昧；有活禪，如同時卷簾迴分得失之類是也。有知解禪，如千問千荅祇欠囙地一聲；有向上禪，如白汗通身始明下載清風之類是也。至於隔江招手，高亭橫趨而去；攜鉏入園，良遂當下便悟。智人一言，快馬一鞭，那堪長期短期、結冬結夏，作諸鈍漢舉止乎？雖然，盧能不逢五祖，終作嶺南獦獠；丹霞不見石頭，詎肯棄官選佛？法門中無限差殊，正見師未易遭遇。昔人所以亡軀為法，首重師資，勿憚三登九到耳！不磷大師者，奮跡蘄陽，化行南詔，為濟宗磚鏡、璧公真孫、野竹慧公嫡子。父楊岐而祖石霜，才明教而學覺範，道里雖遙，耳熟道風久矣！茲者繼席嵩山，全提正令，其門人以近錄一編，乞弁於余。一再讀之，見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甘蔗苦李，總揚般若玄機；啼葉笑花，默契真如玅諦。如嶧陽之桐，百尺無枝、亭亭直上；如太華之山，雲斂秋空、林寒澗肅。又如漢昆陽之戰，虎豹股栗、屋瓦震動。俾海內英靈衲子，見者聞者莫不耳聾，喝下舌結棒頭。可謂師子窟中，果無異獸；素絲之染，不媿青藍。豈特學道，貴在知歸；益信擇法，先須具眼耳？將見六詔兩蜀之間，人空五蘊、戶習三空，用益光大。我先悟祖，蓋世勳猷，化行佛法不到之境；且一療從來偽禪、死禪、知解禪諸病。我知腳下馬駒，重符舊讖竹大師，可操左券俟矣！

康熙癸丑除夕前三日，澍鄞蟄菴野叟錢光繡聖月氏盥手拜撰。

兜率不磷堅禪師語錄目錄

上卷
上堂
住澂江府路南州兜率禪寺
住雲南府嵩山禪寺
中卷
小參
晚參
示眾
法語
機緣
真贊

下卷
頌古
拈古
雜偈
佛事

兜率不磷堅禪師語錄卷上

參學小師玅聖玅德等記錄

上堂

康熙六年，受澂江府路南州陳刺史、吳別駕及僧俗等請，住彌勒兜率禪院。開堂。上堂。指法座，云：「只者華王寶座是我祖佛躋攀的所在，盡十方界若仰、若覆、若倒、若立、若蓮華、若半月等總在者裏，且道新兜率畢竟如何？」遂高聲喝云：「散盡白雲山岳淨，堂堂不借須彌鐙。」便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奉為闔國藩鎮公孤並諸勳貴，伏願位安磐石、祿齊海山，永為濟世之雄藩、常作清時之柱礎。此瓣香奉為本州刺史陳公、別駕吳公、在筵紳士、三宗四眾等，伏願道心堅固、種智昌隆，祿位高增、壽基永固。此瓣香佛眼覷不見、聖智豈能知？撞著箇辣手的，卻被他一椎粉碎，不免供養我現住雲南府嵩山寺野竹慧禪師大和尚。」斂衣敷座云：「愚拙之夫，只堪高隱巖石，與漁樵為伍，無奈天人聿來推出。既是業緣無避處，何妨拍板出人前？如今莫有拍拍相隨者麼？」僧問：「靈山意旨即不問，航海西來事若何？」師云：「叮鼕打叮鼕。」進云：「如何是兜率人？」師云：「垢面鬈頭一箇僧。」進云：「恁麼則戴角披毛去也。」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云：「泥豬。」進云：「恁麼則不可思議去也。」師云：「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是何意旨？」師云：「你也不妨伶俐。」問：「不行心處路，還有戒也無？」師云：「有。」「如何是戒？」師云：「鐘聲披起鬱多羅。」乃云：「若論者一路子，可以融萬象於目前，大樹大皮裹也好；可以會千差於物表，小樹小皮纏也好。總之，不離一句才宣，十方普應。提無文印，闡向上宗；堪報不報之恩，陰助無為之化。所以，我本空陳公與室人施僧伽衣，助揚新長老舉揚此道。且如此道作麼生舉？」豎拂子，云：「是甚麼？」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云：「二老宿，一人劍刃上橫身，一人鋮鋒頭側足，扶

宗樹教、截鐵斬釘則不無，若是的的為人處未在。何也？堅上座如今事不獲已，你道為人的是？不為人的是？千峰勢到岳邊，萬派聲歸海上，放下三略六韜，管甚築壇拜將？」

嵩山專使送法衣至，上堂。拈起衣，云：「古人事不獲已，著敝垢衣。堅上座無端也混在者箇隊裏，更不如何若何。總是從前做就的，只得甘心領受。你若猶涉機關，未免初學怪笑。女等既坐立儼然、見聞不昧，莫有共相正盟底麼？雖是嵩山父子物，不妨也要大家知。」

上堂。僧問：「達磨為甚卻面壁？」師云：「為女不薦。」進云：「薦得時如何？」師云：「還我本道公驗來。」問：「黃梅衣缽，誰是得者？」師云：「豈不見能者得之？」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朝打三千，莫打八百。」進云：「可謂嵩山師子吼也。」師云：「萬里不留片雲。」問：「如何是兜率大人相？」師以杖橫肩，云：「我見鐙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殺人刀？」師云：「教女立地恁麼。」進云：「如何是活人劍？」師云：「放女命，通女氣。」乃云：「活人劍，離相離名；殺人刀，絕塵絕跡。拈起，則乾坤陡變；放下，則大地增輝。到者裏，只須知有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上一竅、格外提持的始得。若論向上一竅、格外提持的，佛魔俱遣，凡聖兩忘，方有入路。今日兜率老漢不惜眉毛，旁通一線去也。」以杖擊禪床，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普請，上堂。「霜風淅淅骨毛寒，三陣梆聲要出山；謾道為僧偷箇嬾，為僧那得日清閒？大眾！般柴運水即不無，腳跟下事作麼生？」顧侍僧，云：「把將草鞋來。」

嵩山老和尚誕，用監院請上堂。「明歷歷，祖師心似鐵，黑如水，明露堂堂無覆藏。擊石火、閃電光，是甚奇特，使人難量。豈不聞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既然我嵩山老師岳降之辰，監院脩齋、長老陞堂，又如何指示？」以杖卓一卓，喝一喝，云：「西方老胡，厥名文康。」

上堂。僧問：「覿面相呈意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乃云：「正令當行，十方坐斷；覿面無私，當易顯現。兩眼對兩眼，都盧無繫絆。」豎拂子，喚大眾云：「是什麼？」眾舉首，師云：「討什麼碗？」便下座。

師誕，湯瑞之、陳玉川請上堂。「杜宇聲聲催上林，報云此日已春深，行腳高人如薦取，不教辜負夜來心。逢盛世，樂昇平，五湖煙景有誰爭？所以道：穴鼻牛，山田耕了，直上高峰；長脛鶴，喬松不棲，橫飛天外。到得者裏，可稱無依道人。雖然，者事且置，今

日是堅上座母難，諸檀在座，四眾儼臨，若何酬荅此意？」震威喝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重恩。」下座。
上堂。「好好好，鐙籠懷胎；是是是，露柱生兒。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
佛誕日，上堂。僧問：「第一義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裂破。」進云：「即今陞座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復打，云：「眼在甚麼處？」問：「門庭施設即不問，門內一句事如何？」師云：「六室不通風。」僧佇思，師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便打。乃云：「乍寒乍熱之日，若濃若澹之霞，瑞彩既然密布，依舊亂墜天華。雖然，緇也素也，總要應箇時節。大眾！且道是甚時節？年年四月八，叢林浴悉達，將謂是報恩，惡水活澆殺。眾中莫有知此恩者麼？」便下座。
普請，上堂。「莫道山僧日日忙，春催也要趁時光。幽堂洗缽方纔畢，普請田中去插秧。翻憶當年地藏老，種田博飯本家常。田中事，意何良？」卓杖一下，云：「拄杖卓頻鶴膝短，芒鞋蹋久蝦須長。」
上堂。「猛暑蒸人骨，逼得白汗出。縱有熏風來，難解些子酷。所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薪火熾然，無暫停晷。女諸人畢竟向甚麼處回避？若回避得，鑊湯裏橫身，寒冰中側足；縱橫三界，獨步大方，不是分外事。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上堂。僧問：「十五日以前事如何？」師云：「有佛處不得住。」進云：「十五日以後事如何？」師云：「無佛處急走過。」進云：「正當十五日如何？」師打，云：「白棒驀頭楔。」乃云：「十五日以前有佛處不得住，十五日以後無佛處急走過。正當十五日，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上堂。「有句無句，四稜著地。如藤倚樹，翻來覆去。樹倒藤枯，是處逢渠。句歸何處？了無回互。三千里外賣布單，笑殺旁觀二十五。有閒家具，無本可據。」拈拄杖召眾云：「相隨來也，急著眼覷。」
陳學二居士六秩，請上堂。「雲騰致雨，露結為霜。田中稻熟，籬畔華黃。明明露真機，明明絕覆藏。放行則黏兒落節，把住則瓦礫增光。只饒到者裏，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口詮不及。所以道：若謂壽山福海，盡是止啼黃葉，鶴算龜年，都緣敲空作響，又說甚的空芥城而不磨，消劫石而永固？」驀呈拄杖，云：「會麼？此公賴有不遷在，直與威音坐一龕。」

開爐，別駕吳裕生請上堂。「今年兜率聚群英，鐵額銅頭任縱橫。孰箇玲瓏孰箇拙？大家把手玉階行。有恁麼人麼？」僧問：「選佛場開即不問，鍛聖鍊凡事若何？」師云：「一不做，二不休。」俗士問：「世尊說法百萬人天，和尚說法百萬人天，意旨如何？」師云：「金色老人鴻業盛，如今狼藉在兒孫。」進云：「相救！相救！」師云：「終不究竟生人我。」進云：「如何得明見得此蔽？」師打云：「者裏甚麼所在，說與麼話？」乃云：「現成鑪韛，惡辣鉗鎚；不假添煤，佛祖焦爛。宗社既如此利害，又烏用說心說性、談玅談玄？大眾！惜取眉毛好。何也？從今打箇驢年結，直到頭來解即休。」

趙驥居士請上堂。「當易有路，可通內外；直下無私，了無隔礙。坐斷報化頭，打開憨布袋，放出無毛鐵鷂兒，摶風九萬真自在。是甚麼有如是丰彩，得與麼慶快？豈不見廣額屠兒日殺千羊，放下屠刀云：『世尊！我是千佛中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女是千佛中一數。』所以道：殺人不眨眼的，立便成佛；立便成佛的，殺人不眨眼。踐到者裏，方知自貴。」

東明老宿請上堂。「當易開正眼，升沈何拘？渠儂得自由，出沒自在。有時目視雲霄也好，有時壁立萬仞也好，有時把斷要津也好。若識得者三箇好字，直教諸佛有口也須挂壁。祖師有機難施，德山棒也棒他不著，臨濟喝也喝他不得。淨贏贏，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若非同道者，何能提綱挈宗？既是恁麼人，須明恁麼事。還委悉麼？」復舉：「傅大士：『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煮茶。』」師云：「曾聞大士彌勒化身，等閒露箇消息，不妨慶快。然而美則美矣，要且祇見錐頭利，未見鑿頭方。兜率向矢上加尖，成箇小頌：『芥子須彌主，須彌芥子奴，手握三尺劍，誰敢捋虎須？』」至日，上堂。「一易來復，大地鋪霜，金生麗水，玉出昆岡。好箇俊俏機關，說甚麼長一線、一線長？」

湯遊府有功居士請上堂。僧問：「父母未生時如何？」師云：「棉包特石。」進云：「父母已生後又作麼生？」師云：「鐵裹泥團。」僧云：「謝和尚荅話。」師云：「即今事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云：「技死漢不打，更待何時？」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門前大好山。」進云：「如來禪、祖師意，是同？是別？」師云：「築碎鼻孔，笑破人口。」乃云：「如來禪，三箇兩箇口喃喃；祖師意，信手拈來還不是。少林隻履，曹谿打碓……」卓杖一下，云：「一一皆從者裏流將去。所以，一語全規矩，一句貫古今。淨贏贏，脫情塵；赤灑灑，無蓋覆，萬機不能逃影，千聖齊立下風。雖然如是，猶是半提，未是全提時節。大眾！

正恁麼時，如何是全提的句？」喝一喝，云：「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通皎陳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王令既行。」「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諸侯避道。」「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安南報捷，塞北凱旋。」「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白雲西飛，綠水東注。」副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量米較鹽。」乃云：「父母未生前，水泠泠、乾爆爆；癩馬繫枯樁，大蟲戴紙帽。若作佛法觀，到即不點；不作佛法觀，點即不到。畢竟如何？信是渠儂得自由，纔然磕著便[跳-兆+孛]跳。」
上堂。「釋迦慳，兜率富，兩手打開無盡庫。擦向諸人仔細看，不是尋常破麻布。靄慈雲，灑甘露，達者何須更回顧？」
元旦，古城眾弟子請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和尚荅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云何卻道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荅有也不失為宗師，荅無也不失為宗師。爭奈二俱失利，畢竟淆訛在甚麼處？莫有識緇素、辨端倪者麼？不然，兜率與蛇添足去也，者裏無人證盟。」
立春日，嵩山諸師請上堂。僧問：「第一義諦即不問，腳跟下事是如何？」師云：「頭上安頭。」進云：「學人得履踐去也。」師云：「履踐即不無，腳跟下事畢竟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
問：「維摩設香積之羞，世尊納受；嵩山諸師辦兜率之供，作何利益？」師云：「祇為同風。」乃云：「邊日晴，黃鶯鳴，萬卉回春，地底發萌。傲雪寒梅方笑日，經霜古柏已搖溫，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既是同條生、同條死，即今一句作麼生道？豁開戶牖相逆，大家共賞太平。」普請，上堂。「種田博飯，飽柴飽水，若也恁麼，猶較些子。若是龍天恭敬，不以為喜，別有好商量。休道祇如此的，自是你自辜，不干我事。人般柴？柴般人？即且止。畢竟事作麼生？」連擲口云：「咭嘹舌頭三千里。」
東山眾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嫩綠在枝條。」「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正坐中軍帳。」「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斷碑橫古路。」「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奪得錦標歸。」僧纔出便喝，云：「是金剛寶劍？是踞地師子？」師打，云：「我無暇勘你，叫庫下奴子勘你。」乃云：「坐斷千差，融會萬有。主必行之令，展不犯之手。鞭起楊岐

驢，放出子湖狗。鐵船水上浮，磨盤空裏走。趙州唯喫茶，曹山好顛酒；普化趯飯床，雲巖豎苕帚；臨濟七事隨身，雲門一字北斗。者些老古錐，各自揚家醜；爭似老兜率，喫飯打溼口，倦來寺門前，閒吟河隄柳。」

上堂。舉：「玄沙和尚到莆田縣，眾以百戲迎之。次日，玄沙遂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塘提起袈裟角示之，沙云：『料掉沒交涉。』真如拈云：『大溈即不然，或有問：「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遂鳴指一下。或有箇衲僧出云：「料掉沒交涉。」大溈肯伊。何故？大丈夫漢捋虎須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云：「小塘提起袈裟也好箇本頭，為甚猶道沒交涉？真如欲與小塘出氣，爭奈古佛過去久矣！一往看來，扶宗立教即不無，若是向上事，猶涉機關在。即今或有箇問兜率：『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只對他道：『八月十七。』他若道：『料掉沒交涉。』不但你，我也道：『料掉沒交涉。』」

三教寺院主普濟，請上堂。「兜率宮一塵不到，玅高頂迥絕無依，即心即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所以，水潦被馬祖一蹋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玅義，只向一豪頭上識得根源去。』」驀拈拄杖，云：「還委悉麼？聽取一偈：道人全無活計，渴飲饑餐倦睡，祇有七尺烏藤，馮他陳年靠壁。」

宜良城趙、胡、楊、宋眾居士請上堂。僧問：「滅卻化城時如何？」師云：「猶少二百。」進云：「到了是何珍寶？」師云：「兜率不識。」問：「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罷卻干戈，如何通信？」師云：「女問我荅。」進云：「單刀直入時又作麼生？」師云：「返卻八步九步。」問：「學人打和尚得麼？」師云：「一任，一任。」僧擬議，師劈脊便打。問：「靈山指月，曹谿話月，意旨如何？」師云：「遞相鈍置。」乃云：「靈山指月可傷，曹谿話月未當；兜率一斧斫下，一任諸人度量。以佛祖為標準者，與佛祖為師；以人天為梯杭者，與人天作眼。如斯，則千聖出來無摸索處，萬靈來聚無棲泊處。既是上絕攀仰，下絕己躬，正當恁麼時如何？」良久，喝云：「周、吳、鄭、王。」

上堂。「仰面尋地，低頭覓天。遠之遠矣！笑殺旁觀。且道誰是旁觀？黑李四，胡張三。」

元宵，上堂。僧問：「杲日當空時如何？」師云：「百二尺潭深見底。」進云：「澄清絕點時又作麼生？」師便打。問：「如何是元宵佳景？」師云：「火樹結銀華。」問：「涅槃心，差別智，意旨如何？」師云：「南斗七，北斗八。」乃云：「兀兀不動須彌王，

金剛賴重話短長；火樹銀華看不足，六街歌舞弄笙簧。歌有道，樂無疆，一回舉出一回光。」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水中鹹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拈拄杖，云：「穿過祖佛鼻孔。」卓拄杖，云：「點開諸聖眼睛。」以拄杖畫〇此，云：「還會麼？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拋下拄杖，云：「依舊可憐生。」
上堂。「一不成，二不是。老聃不會玄，仲尼不識字。口似縣河，依然鈍置。放出無位真人，顯揚衲僧巴鼻。且如何是衲僧巴鼻？布鼓縣雷門，草蛙當鼓吹。」
謝莊主、監收、副寺，上堂。「百丈教諸人開石田，驅耕夫之牛；臨濟致普化踢飯床，奪饑人之食。楊岐逼慈明小參，猛虎口內橫身；趙州教嚴陽放下，餓鷹爪下取肉。兜率總不恁麼，且喜粥足飯足，內外相應、上下和睦，來英俊以輔名藍、聚賢良而正風俗，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直得峭巍巍、孤迥迥，大家同唱南鄉子，共舞三臺勝諸方。」
金爾安秀才請上堂。僧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云：「奴見婢殷勤。」進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意氣，不風流處風流也。」師云：「你是念詩篇的行家。」問：「如何是北斗藏身句？」師云：「誰不骨毛寒？」進云：「古人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意旨如何？」師云：「腳跟下三十，一下也較不得。」進云：「直得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去也。」師便打。問：「萬卉迎春，百華競秀即不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乃云：「春風吹竹戶，春色醉華神；春山含野趣，春水漾白蘋。所以教中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以拄杖向空畫〇此云：「是世間法邪？是常住相邪？若喚作世間法，入地獄如箭射；若喚作常住相，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喚作甚麼？」良久，云：「冷灶著把火的有幾人？」
上堂。「喫飯止饑，穿衣禦寒；口渴思飲，見醯齒酸。者裏如能薦得，端然不隔豪端？」乃拋下拄杖，云：「看。」
韓兆元文學請上堂。舉：「老子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高峰妙拈云：『者老漢錯下註腳。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毗邪城裏老維摩。』」師云：「高峰雖則步步蹋，實未免得人一瓶，還人一釜。簡點將來，好與三十棒。若是老子，且閣起著。」
解制，上堂。僧問：「和尚未出方丈，學人未到座前，還有為人句也無？」師云：「有。」進云：「若何是為人句？」師云：「鐘聲披七條，豈不是雲門語？」僧擬議，師便打。問：「金烏速，玉兔

急，意旨如何？」師云：「噁。」乃云：「金烏速，玉兔急，才過正月十五，又是二月初一。睡不足，饑有餘，如今解下斷貫索頭，放出者群瞎驢。巴東、湖南、江浙、衡廬一往看來，寸步不移。」喝一喝，云：「切忌忘卻缽盂。」

浴佛日，眾請上堂。「一聲囚地稱尊，九龍吐浴甘霖；叢林以為規則，年年惡水相傾。惡水傾，太無情，過頭一杓無疏親。」師以手作擎杓勢，云：「會麼？若作尋常見，依舊可憐生。」便下座。

上堂。「秋風浩浩，秋色沈沈；秋蟬在樹，秋雁來賓。露遮那本體，演圓通玅音；諸人不薦，真可憐生。不見道：道本無體，因體立名；道本無名，因名得號。者裏喚作即心即佛，得麼？喚作非心非佛，得麼？喚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得麼？」驀呈拄杖，云：「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二僧祝髮，請上堂。「雪山冷坐六年，不覺寒灰發焰；少室端居九載，不覺枯木生華。若是蒙光達本的，到者裏自然推門落臼。雖然，只如者兩人鏟草，如何指示？二株丹桂香秋月，一點水墨兩成龍。」

元旦，上堂。拈拄杖召眾云：「會麼？歌有道，樂無憂，逢盛世，壯徽猷；一不立，六不收，印群機，截眾流。」呵呵大笑，下座。

超倫祝髮，上堂。拈刀子示眾云：「若是金剛寶劍，佛魔乞命；若是三尺鉛刀，截水無用。且道畢竟如何？藥山昔日鏟草，天然直下歸根。要知就中端的，且看與伊鏟卻。」

鑄佛成，上堂。「鎔金鑄像，在良冶施巧手；陶凡成聖，必展本分鉗鎚。掌握中可以開物成務，頂[寧*頁]上可以鑒地暉天。倘能如此，方可權衡佛祖、揭示人天。赤肉團壁立萬仞，白玉齒常光現前。截斷理事、打破玄關，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頭頭無礙、法法圓融。大眾！攝末就本一句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復舉：「陸亙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得不？』泉云：『得。』陸云：『莫不得不？』泉云：『不得。』」師云：「雖則奔流度刃、拍板相隨，簡點將來猶未平貼在。今日路南諸公鑄佛，也不問得與不得；一火鑄成，可謂出他頭地。然得不得，一箇是正賊、一箇是草賊，試簡點看？」

師誕日，眾請上堂。僧問：「世尊降誕，天雨四華；地搖六震，九龍吐水，七步稱尊。今日和尚母難之期，有何祥瑞？」師云：「千山齊點首。」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海水不揚波。」進云：「恁麼則知恩有地，荅報無涯去也。」師云：「不可只瞞山僧。」乃云：「流光四十三，十載住滇南；一肩破衲老，兩袖春風

寒。有時驅祖令，有時示癡頑；要知家庭事，門前倒剎竿。正恁麼時，不昧當機，如何舉唱？一塵如不動，赤火長優曇。」
超潔李婆子六秩，供法衣，請上堂。「挂上行衣，登曲彖木，號令人天，權衡祖佛，從上風規，萬世楷模。大眾！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把住則三界無跡，放行則九界同歸。且止！今日是我超潔六秩供此法衣，請山僧舉揚箇事。」以杖擊香几，云：「會麼？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華嚴會，請上堂。「九九八十一，原從者裏出；南詢五十三，煙水在海南。德雲不在玅高峰，善財空自福城東，驀拶相逢意如何？彈指門開笑呵呵。咄！」
病起，上堂。「山僧臥病二十日，何曾與人絕消息？特地撾鼓又陞堂，拄杖光生黑似黍。說甚日面月面，坐一走七？要知此症，問取摩詰。」
結制，上堂。「九旬禁足，三月安居。豁開戶牖，當軒者誰？三世諸佛由茲圓成，一切人天因此發現。到者裏，千聖萬聖出來移易一絲豪不得，釋迦、彌勒、德山、臨濟移易一絲豪不得。」驀豎杖，云：「三尺龍泉光照膽，四方八面起清風。」
寶洪寺省夢上座請上堂。僧問：「天龍恭敬，不以為喜。省夢供眾，作何利益？」師驀豎拄杖，乃云：「蘇州有，常州有，信手拈來濟貧苦。雲從龍，風從虎，閃電之機無不睹。普化趯飯床，南泉打破釜；雲門老古錐，臘月二十五。」
上堂。「兜率一喝，佛祖罔措，伶俐衲僧正好擔荷。」良久，云：「莫錯！莫錯！」復喝一喝。
上堂。「兜率一機，仍高仍低。橫穿碧落，豎透須彌。若也不會，玄沙道的。」
端午，上堂。「五五二十五重易，九九八十一端午。露柱與鐙籠，笑吾顛倒舉。顛倒舉，貓兒也解捕老鼠，撞著桃符神，倒跨艾葉虎。」
上堂。師拈拂子云：「拈起則三乘膽顫，放下則十地魂驚，不拈不放時合作麼生？」良久，云：「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吳別駕為孩提雙喜，請上堂。「高提祖印，截群機於未兆之先；橫按吹毛，展家風於不虞之日。所以佛祖恆將此事，祇令一切人，洞明正知正見。顯其機、發其用、歸其根、獲其本，然後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到者裏不懺罪而罪消、不集福而福集，改禾莖為粟柄、易夭壽作彭年，不是分外事。還會麼？奕葉流芳垂萬古，雙喜清明繼祖傳。」復舉：「相國裴公一日入太安寺，見壁上畫，問寺主：『是甚麼畫？』寺主云：『高僧真儀。』公云：『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寺主無對。公云：『此間有禪者

不？』寺主云：『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云：『休適有一問，諸禪德吝辭，今請上人代一語。』檗云：『請相公問。』公舉前話，檗朗聲云：『裴休！』公應諾。檗云：『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師曰：「裴公似驥窺鞭，追風而去；黃檗如蟲禦木，偶爾成文。正眼看來，各責二十拄杖。且道是甚麼意？你也須疑三十年。」

上堂。「日日陰霾起，翛然鼓黑風。雲光常不斷，沽酒醉村翁。」解制，通皎陳居士請上堂。「今朝七月十五日，一百禪期今已畢；收卻絲綸罷釣竿，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鐵赤河，巴盤江，祖意不昧；遮日山，箭龍峰，佛旨儼然。於斯薦得，猶較些子。不見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驀拈拄杖云：「拄杖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化母露綿綿不盡之工；晷運推移，昜和轉密密無窮之用。萬彙回春，群葩吐秀。雝熙來泰，景物如新。皇圖鞏固山河壯，帝道遐昌日月明。」師誕，用監院率眾請上堂。「道人履踐絕行藏，那有閒情論壽量？四眾殷勤請說法。」驀以杖卓一下，云：「莫教錯認露鋒鋩。」

四月八日，眾居士請上堂。「久默斯要，鏤冰無琢玉之談；不務速說，結草乖道人之意。若論此事，迥無依倚、杳絕端倪，即使九龍吐水、七步稱奇，總成敗闕。若是具超方眼，明格外宗，的向文采未彰已前勘破，始稱好手。所以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女等諸人要見雲門麼？」以杖橫肩，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鷲嶺風規，少林模範，堂堂祖佛往來，歷歷主賓互換。其用也，納須彌於芥中；其照也，擲大千於方外。所以有時鬧市橫身，和光混俗；有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何也？要識他家全意氣，了無一法可相關。」

元旦，陞座。「掌中安六合，袖裏著金鎚；其餘三玄要，是甚殺活機？大眾！融大千於一塵，會古今於一念的，作麼生委付？獨有新年頭，不是冤家不聚頭。」

浴佛，眾居士請上堂。僧問：「未離兜率時意旨？」師云：「家國晏然。」進云：「降皇宮後又作麼生？」師云：「大地擾攘。」問：「未登法座時如何？」師云：「天高群象正。」進云：「登座後又作麼生？」師云：「海闊百川朝。」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八棒對十三。」「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薦得也徒然。」「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舉在瞎驢前。」「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道著猶不妙。」「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有口不解道。」「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本來絕朕兆。」乃云：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法。」召眾，云：「三世諸佛總被山僧按過了也，即今雲門大士來也，急著眼覷。」便下座。

至日，上堂。「群陰剝盡，一易來復。葭管飛灰，易回暖谷。瓊宮添一線之工，寶閣書五雲之色。君子道長，小人道伏。四海咸寧，萬邦拱服。林下道人作麼生報荅？」起身合掌云：「祝帝道以遐昌，願皇圖而鞏固。」

春日，上堂。「春日晴，絕纖塵，好鳥枝頭轉，聲聲報知音。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親。」

康熙十二年，竹老和尚命師住嵩山禪寺，眾護法請上堂。指法座，云：「孤迥迥，峭巍巍，不假借坐鐙王，自是嵩山本有。」以杖指云：「畢竟如何？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遂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鷲嶺，葉覆支那；巍巍乎垂拱萬邦，蕩蕩乎光吞群象。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伏願化日與佛日齊明，金輪共法輪永固。此一瓣香，秉寰中日月，握閫外威權；為金為湯，乃柱乃礎。爇向爐中，奉為闔國藩鎮公孤，再及文武尊官、各衙勳貴、榰紳文學、現前四眾等，伏願增崇祿位，堅固扞城，以禮以文，為國股肱，作藩作牧，為民保障。此一瓣香，描亦不成，畫亦不就，三世諸佛覓之無蹤，歷代祖師看則有分。始自慈雲得來，卻向嵩山拈出。此是第二回供養，即此堂上野竹大和尚，用酬法乳。紅滿枝，綠滿枝，英英紅綠渠真機；天得一，地得一，寥寥天地望何極？陷虎機，拔山力，頻頻向君道不必；箇事從來本現成，亦須一一重分析。不見道：太易溢目，不挂片雲。清清之水，遊魚自迷。不肖宗堅承方丈慈旨，護法勸獎。然而自揣幼未入塾，目不識丁，德行淺薄，機語遲鈍，惟恐蚊負，有玷宗社。今日既到者裏，只得望空啟告。節目生枝，將佛祖說不盡的、方丈用不盡的，與眾兄弟聊通一線。」遂以杖卓一卓云：「眼前有境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彌勒寺監院請上堂。「二月春暖華香，千紅萬紫芬芳；少林面壁消息，何曾不是此光？沒遮闌，絕覆藏，諸禪若也知端的，眼聲耳色自悠揚。還會麼？數聲幽鳥啼青嶂，一曲宮商韻更長。」

上堂。「即心即佛，虎咬大蟲。非心非佛，蛇吞鱉鼻。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者裏卻不會。何也？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上堂。「今朝三月初四，陞堂又呈本據；自是家富兒嬌，從來國清才貴。要知木本水原麼？」驀豎拄杖，云：「恩大難酬。」

省佚老人誕，衛府祖護請上堂。「鉏雲鑊霧，無甚閒情；墾土耕煙，渾忘華甲。又說甚以不可說不可說無邊香水海為壽海，不可說

不可說無量須彌山作壽山，不可說不可說無盡阿僧祇如一念頃。不是神通玅用，亦非法爾如然。是我本師老人岳降之期，藩下諸勳貴臨筵奉祝。堅上座也只得借華獻佛，道箇法眼圓明常照燭，乾坤函蓋覆雙丸。」

上堂。「日往月還，事事艱難。廬陵米價高，趙州茶碗殘。諸禪流，剔起眉毛仔細看。且道看箇甚麼？華峰疊疊，昆水潺潺。」

兜率不磷堅禪師語錄卷中

參學小師玅聖玅德等記錄

小參

佛成道日，小參。「一即一切，瞿曇老子雙眼瞽；一切即一，獨坐雪山三歎息。隨行蹋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十方世界坦然平，腳跟下事浮逼逼。大眾！既是坦然平，為甚腳下猶帶浮逼逼？眾中莫有具透關眼者麼？」良久，喝云：「新發意菩薩，亦復不能知。」

小參。「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時了。即今坐立儼然，見聞不昧。且道：『如何是今時了的法？』不見道：『今時無一法，綿密有誰知？』者裏若是蹋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的，自然不隨聲色所惑；不被聖凡所縛；不為情塵所牽；不逐語默所轉。是以瞿曇老子道：『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豎拂子，云：「正恁麼時如何委悉？大道無向背，舉出大家看。」

小參。「青州梨、鄭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一時把來說向人，拄杖拂子都笑倒。」喝一喝，云：「春色今年來更早。」

小參。「耳聞不如眼見，眼辨不如手親。鶯啼紫陌，燕語梁城。風來水面，月到天心。說甚真實相，亦非最上乘。所以道：『一機透，千機萬機透；一處明，千處萬處明。』既彰己用，不假他人。快薦取，莫沉吟，十分秋色在西林。」

小參。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豎起拄杖，云：「會麼？」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今朝三月初，絕無一些事。忽聽堂前鼓，猛然驚瞌睡。及乎曳杖來，問我西來意？白棒打頭皮，脫體通不會。如今你諸人簇簇上來、簇簇下去，更求何事？殊不知自己腳跟下一段光明輝天鑒地。無始劫來本自圓成，何曾欠少？」以拂子擊香几，云：「委悉麼？不起纖豪修學心，無相光中常顯現。」

小參。師驀豎拄杖，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若能明見得，必無錯謬。各宜退去，更莫回顧。」時眾不散，師云：「祇者是，奈何諸人不識？」復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一時趁散。

小參。「今朝六月廿五，家家門前簫鼓。盡唱梁益山歌，笑倒燕趙秦楚。好箇火把時節，只作尋常歌舞。有者點照田園，有者共賞酒脯。引得林下道人隨例也去辛苦。」驀呈拄杖，云：「還會麼？只者箇火把子，自從曠劫以至今夜；光明赫奕，鑒地輝天。諸佛聖

人、蜎飛蠕動，無不承此恩力、仗此威光，本自圓明，曾無欠少。」復呈拄杖，云：「人人本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

小參。僧問：「露柱與鐙籠相交即不問，腳跟下事是如何？」師云：「鍼劄不入。」僧佇思，師便打，乃云：「薄福住兜率，無甚的格則；七尺拄杖子，接待雲水客。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若作佛法商量，依舊天地縣隔；不作佛法商量，亦是天地縣隔。如是衲僧分上，且道作麼生委悉？」以拄杖擊禪床，云：「賊！賊！二十年來宋一伯。」

小參。「知幻即離，合水和泥；不作方便，徒勞打算。離幻即覺，錢串井索；本無漸次，泥裏有刺。兜率恁麼忽地忿怒，那吒輕輕道箇百雜碎。殿裏伽藍、門外金剛呵呵大笑，云：『吾又奚貴？』」

小參。「大地無法，萬象森羅。一理含融，古今日月。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不拘格式，不墮常情。」以拂子擊香几，云：「噁。」

小參。「露柱鐙籠偶相爭，金剛土地競頭奔。兩兩三三忙不住，倒騎佛殿出三門。此四句內有一句有權實、有照用、有殺活、有縱奪。你若還不信，歸到寮裏揀點去。」

陳華齡、劉漢傑請小參。僧問：「如何是日面月面？」師云：「吾常於此切。」進云：「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云：「吾常於此切。」問：「如何是佛？」師云：「爛草薦。」進云：「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破木杓。」乃云：「日面月面，吾常於此切；前三後三，吾常於此切。目前無異路，說甚麼東海鯉振鬣，南山鱉鼻方出穴。」驀召大眾云：「要知恁麼人，反覆無一舌。」

小參。「法無二相，理涉多途；行棒行喝，為楷為模。北門鎖鑰，東壁葫蘆；擎叉秘魔，薶碑子湖。禾山打鼓，石鞏張弧，你道兜率覷？」呵呵大笑云：「蘇盧蘇盧。」

小參。僧問：「一龍截住千江時如何？」師云：「點滴不施。」僧禮拜，師云：「直饒出頭來，也要三年。」問：「靜時如何？」師云：「波騰浪涌。」進云：「動時如何？」師云：「絕塵絕跡。」進云：「不靜不動時如何？」師云：「情知你業識茫茫在。」乃云：「控佛祖大機，豁人天正眼。覿面無私，當陽展演。只貴知音，堪能履踐。理逐事融，事從理遣。若能如是，自然物物上彰，頭頭上顯。大眾！正當恁麼時，照用同時，人境相稱一句合作麼生？自從舞罷三臺後，更無一事過鄰家。」除夜，小參。「一枚爆竹，催出臘梅；數聲清韻，喚轉陽回。歲盡年窮，否去泰來。冬行春令，鐵樹華開。有者椒華成頌，有者醉舞三臺；有者烹牛賞玩，有者夜撥死灰。你道打破玄關，截斷玅理，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的

到來如何分付？」以杖連畫，云：「之乎也者矣焉哉，勸君且盡掌中栝。」
小參。「山與麼青，水與麼綠，松與麼直，棘與麼曲，僧是僧，俗是俗，如此見得，依然中毒。何也？只須居塵不染塵，在欲渾無欲。」
小參。「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愛惡兩重關。」以拂子擊香几一下，云：「當甚麼屎屁？」
小參。「月下木人跌折腰，雲中石女摸著鼻。因沙掩室學靈龜，毘邪杜口徒得利。泥神罵金剛多嘴，伽藍笑土地。曬背烏龜嚼生菜，黏鼠翻香積。快鷹俊鷂任縱橫，擎頭戴角恣遊戲。馬駒蹋殺天下人，南泉隨群行異類。衲被蒙頭得自由，此時山僧都不會。」
解制，小參。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有人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云：「遍地書大字。」進云：「未審如何體取？」師云：「石女簪華背面坐。」問：「大地平沉，虛空粉碎，和尚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乃云：「兜率今朝解制，別無什麼指示。都盧一口檳榔，管甚南田北地？莫云苦辣酸甜，滿盡諸人屎屁。若是別有商量，果然被他帶累。不如大家消消搖搖，折得梨華一佩兩佩。」
小參。「德山小參不荅話，賣弄小孩兒。趙州小參要荅話，不是行家作。兜率者裏一概不然。」以拄杖一時趁散。
結夏，小參。「結夏安居，叢林常規。吞雲吐霧，不來何時？古道坦然，真風不墜。所以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汝等諸人還識平等性智麼？祖佛淵源祇者是，白雲盡處見青山。」
小參。「古德道：『結夏三日了也，寒山子作麼生？』又有道：『結夏三日了也，水殺牛作麼生？』又有道：『結夏三日了也，露柱鐙籠作麼生？』」師云：「結夏三日了也，廚庫三門作麼生？若會得者四轉語，便知得腳跟下事。青寥寥、白的的，騰騰任運、任運騰騰，一毛端上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若也未會，且向長連床上橫三豎四，究取根源去。」
小參。「上古學道，入一叢林、出一保社，只為生死不明、己事不辦；求明眼宗匠決破情關、劈開識鎖，豈圖口體自費精神？如今參學之士三三成群、兩兩結伴，或遊講席、或處禪堂，圖資談柄，快活終日，致使叢林講論公案滅裂聖道、汙穢先宗，互相違背，可甚言哉？然亦難救矣！兄弟家既來同兜率住著，必痛念生死事大。以道德為先，所有資身一任外緣，不可碌碌營為，空器天日。將此大事急急修持、早早辦就；莫待臨危，悔之無及。豈不聞：緇田無一簣之功，地獄陷百刑之苦？誠哉是言，良不虛也！各宜慎之。」

解制，小參。僧問：「兜率今朝解制，心空及第者有幾人？」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恁麼則弘贊去也。」師云：「賴有闍黎共舉揚。」僧佇思，師打云：「只道通商，原來短販。」問：「終日參禪，只圖見性，未審性在何處？」師云：「此問何來？」僧云：「人人有箇影子，為甚麼蹋不著？」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僧便喝，師打云：「枉勞人事。」乃云：「觸事而知，鍼眼魚吞卻嘉州大象；不緣而照，夜明簾隔卻陜府鐵牛。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何也？千峰頂上挂鐙毬，十字階前休認影。」
小參。「窮玄究玅，未是極則之談；說性談心，亦非衲僧本領。祇於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去此二途，如何道得透脫句？」良久，云：「如王寶劍隨王意，揮斥縱橫得自由。」
小參。「昨日三，今朝四，問去荅來非本據，祇須直下便承當，才有商量落二義。堪嗟窮子不識珍，衣裏明珠自拋棄。莫拋棄，急薦取，箇事從來無向背。所以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消息本自圓成，非假外得。若要眼目定動，已是傷鋒犯手。汝等諸人還知落處也無？超然只透威音外，更無一法可商量。」

晚參

晚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則應。大眾！且道如何是應的道理？」良久，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
晚參。「疏竹吟風，高松鳴鶴；通身大用，全體作略。肘後符縣，頂門眼豁；伶俐上士，各宜醒覺。」揮拂子，云：「會麼？普天匝地是遮那妙體，不用如之若何，便請直下承當，更不周由者也。正當恁麼時，如何委悉？不須別處覓，本光露堂堂。」乃拋下拂子。
晚參。「三九四九，凍斃豬狗。林下道人，榾柮儘有。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大眾！且道知有箇甚麼？」
晚參。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霜月滿潭寒。」「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來朝是新年。」「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惡賴太無端。」「如何是第一要？」師云：「一棒絕朕兆。」「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看來未是玅。」「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唧唧草蟲叫。」進云：「玄要已蒙師指示，即今大事作麼生？」師云：「玉轉珠回不識姓。」問：「今朝七，明朝八，和尚箇巴鼻請拈出。」師云：「我不識字。」僧云：「某甲更不會。」師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乃云：「一二三四五六七，雪峰輥出人不識。光芒永夜挂長空，石女房中閒吹笛。不清不濁絕宮商，大地河山皆悚慄。自此家風遍剎塵，千枝萬派轉綿密。兒孫隊隊印前

蹤，一瓣兜羅便拈出。若是克家兒，只消道不必囘。以上供通並是詣實。」
晚參。「拈起則水潠不通，放下則鍼箚不入。不拈不放時如何？赤手贏他千聖外，更無一物落人前。」
晚參。舉：「臨濟大師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師云：「者老漢生平慣弄白拈手段，如今性命落在兜率手裏。既是一切殺盡，還我金剛寶劍來。」
晚參。「上元正月半，無甚別賞玩。打的禾山鼓，唱的菩薩曼。龍潭矢口吹滅的，德嶠性命猶未斷。」以拄杖卓一卓，云：「火樹放銀華，明河光燦爛。」
晚參，僧問：「擬伸一問時如何？」師云：「截卻舌頭也。」進云：「不問又作麼生？」師云：「穿過髑髏。」問：「水中撈月時如何？」師云：「也知你無下手處。」問：「如何是迴脫根塵句？」師云：「千聖不攜。」進云：「恁麼則心空去也。」師云：「料掉沒交涉。」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過去事？」師云：「今日八，昨日七。」進云：「如何是未來事？」師云：「昨日七，今日八。」僧禮拜，師劈脊打，云：「即今鏨？」乃云：「今日八，昨日七，快鷹俊鷂趁不及；昨日七，今日八，跛鱉盲龜俱打殺。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到此，只得釋迦拱手、彌勒愁眉，文殊、普賢不敢正眼覷著，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呿。你道正當恁麼時，畢竟如何親近？亙古亙今無向背，何須更重師字碑？」
晚參。僧問：「如何是柱天柱地的事？」師云：「長長看不見。」問：「兜率宮中師子吼，四天聞著事如何？」師云：「汝試[跳-兆+孛]跳看。」僧擬進語，師便打。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云：「海神知貴不知價。」乃云：「十方同聚會，柴米二事空。惟有者布袋，八面貯清風。千山雲擁岳，萬壑水朝宗。東西全意氣，何似路南中？撾塗毒，撞金鐘，閒上高峰歌一曲，山河大地響丁東。」喝一喝。
晚參。「道本無言，佛馮何立？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眾中莫有具擇法眼者麼？出來試道道看。」眾無對。師云：「萬象光中長獨步，千峰頂上露全機。」
晚參。「臘月二十有四，無甚長言短句。為僧一味清閒，正日憨憨打睡。珍重！兩堂雲水，識取衲僧巴鼻，文殊堂裏萬菩薩，維摩室中云不二。大眾！祇如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又作麼生通信？」良久，云：「一鏃破三關，何處知向背？」

除夜，晚參。「倒拈麈尾，橫按吹毛；纖塵不立，論甚絲豪？不見道：富實即易，貧窮大難。兜率者裏也不宰東院狗、烹北禪牛、煮金牛飯、盪曹山酒。唯是一味清貧，與眾兄弟以消歲月，共度殘喘。若論說理事、談玄玅，只須閣卻著。何也？相逢別有一般趣，不用龍泉當面擿。」

晚參。「看看二月終，桃華滿澗紅；放出金剛圈，收回栗棘蓬。祖翁田已熟，兜率家道隆；問汝雲水客，誰是主人公？」拈拄杖卓一下，云：「從來不是閒把出，只要高流識家風。」

晚參。「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日用事無別，珍重兩行眉。」

晚參。「上是天，下是地，東西南北歸本位。中心樹子屬阿誰？此時山僧都不會。」

晚參。「撾鼓陞堂，無甚舉揚。副寺設茶，典座上湯。頭首諸人，伏惟上饗。大眾且道，是何滋味？一種鹽與酢，滋味勝諸方。」

晚參。「山僧幾載住煙蘿，佛法人事盡消磨；曳杖堂前行一轉，依然鷂子過新羅。有智若聞，則能敬信；無智疑惑，則為永失。久立，珍重！」

中秋，晚參。「天上月圓，輪影珊珊；人間月半，清光湛湛。萬象同輝，森羅等煥；正好直下承當，不然墮坑落塹。還委悉麼？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便歸方丈。

示眾

除夜，示眾。「林下一味清貧，不與諸方鬥勝；更笑北禪宰牛，惡聲洗之不淨。阿呵呵！更有一般的道：昔年窮，未是窮；今年窮，始是窮。昔年窮，猶有卓錐之地；今年窮，錐也無。若是兜率者裏，總不似他如此。何也？真實衲僧前不得寐語。」

元日，示眾。「元正起祚，萬物咸新。椒柏之觴、爆竹之聲，一一與諸人發上上機、演第一義。」拈拄杖，云：「惟有兜率拄杖不隨物轉，硬赳赳地道箇：『兜率和尚莫隨人起倒好。』」師云：「諾，來日與你商量。」

示眾。「言前一句，諸佛不知；當陽一機，列祖罔措。若是兜率門下，又且不然。」拈拂子，云：「撞頭磕額乾坤窄，任運騰騰作者知。」

夏末，示眾。舉：「洞山『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只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云：「此二老宿同行不同步，各展家聲，若論向上事未在。大眾！今朝正是夏末秋

初，兜率者裏不同諸方。何也？也不東去西去，行住坐臥、饑餐渴飲總在者裏。然雖如此，擦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鑄鐘成，示眾。拈鐘椎，云：「見麼？」復擊，云：「聞麼？若見得親、聞得透，大地山河、六類四生、蜎飛蠕動、情與無情，都被山僧一椎粉碎了也，更有甚麼？」良久，云：「急急如律令敕。」
示眾。「酷暑實難禁，渾身白汗淋；惟有烏藤別，不被寒暑侵。者箇上座因甚有與麼手采、得恁麼自在？眾中莫有緇素得出的麼？若緇素得出，向方丈裏通箇消息。」
示眾。「放去乾坤大，收來日月長；會得異中異，大地絕豪芒。眾中莫有道得的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異中異？」師和聲便打，復云：「棒如雨點，喝似雷奔；道無方所，明之在人。法離見聞，斷之在智；遇境逢緣，不遷不變。語默動靜，無得無失；但自施為，皆成玅用。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見，正體堂堂沒卻身。既是正體堂堂，因甚沒卻身？」揮拂子云：「伏惟珍重！」
浴佛，示眾。「昔日毘嵐園內，今朝兜率堂前；撥轉雲門關捩，別是臨濟德山。大眾！者事且置，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遂作澆水勢，云：「明明一杓惡水，澆殺黃面瞿曇。」
五日，示眾。「處處競龍舟，方方人擊鼓；問是何時節？報云是端午。角黍襯人牙，華茶勝蒲酒；兜率無別陳，拄杖劈脊摟。若作佛法商量，矢上加尖；不作佛法商量，泥上添土。更有一語為君通，天中原是五月五。」
重九，示眾。「我儂住兜率，無法為人說。今朝九月九，正是好時節。遍地菊華黃，香風襲衣褶。大道坦然平，虛空何通塞？分身千百億，彌勒真彌勒。切忌覓幽玄，頭頭渾漏洩。設有問：『如何是轉身一路？』水流澗下太忙生，雲在嶺頭閒不徹。」
示眾。「學道之士如兩陣相敵一般，一則要智力堅固、一則要器械精銳。所以道：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若不如此勇銳，則被他劫盡法財、盜去智寶，一往觀來總是曲為中下。若是慣戰作家，便乃單刀直入，更不如何若何。尋常向兄弟道：活潑潑，脫情塵；孤迥迥，無盖覆。百千法門、無量玅義一時了去，自然天下人不奈伊何。有如是威風，豈不快哉？還委悉麼？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示眾。「秋風清，秋月明，千林葉落，萬戶砧聲。沙洲雁唱，樹底蟬鳴；五湖浪盡，四海晏清。林下道人，饑餐渴飲；逢原俱得玅，萬法本閒情。」

法語

示不用監院

用監院自五福同參嵩山老人以來，道業不廢，精進此道有日矣！及山僧住此法席，用來作弼，故山僧常美學道真實，且有大安老子之風。山僧以院事兩手相付，用忻然不拒。凡料理錢穀之暇，每來索法言，山僧遂揮豪大書曰：「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跡。」用闍黎以為何如？

示環璞

參究箇事，要透生死根原，必得親切。先須棄卻偷心，不墮情塵，不涉意想。二六時中，急急自照；動靜閒忙，不可疏怠。所以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香林二十年打成一片，方有少分相應。然後築著磕著，無非本地風光；遇境逢緣，自是現成受用。璞禪人還知落處也無？待你喫過二十痛棒，纔與你說破。

示純空

大凡學道之士，雖要腳蹋實地，一切時中無有虛棄的工夫；綿密不漏，純一無雜。所以永嘉道：「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有風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純空大德，還識永嘉大士麼？切忌忘卻。

示佛髻羅居士

祖師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只拈箇金剛圈、栗棘蓬，一任吞跳。喚作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亦喚作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若能直下承當，有甚難哉？佛髻居士其勉之。

示勤書記

若論此事，無啟口處，無運力處。欲究其旨，向者文不加點處、語默不到處；朝三莫四，識取本來面目。念念不忘，心心相續，何憂大事不辦？何憂生死不明？若涉脣吻，便落生死窠窟，如此豈肯將元字腳障人悟門也邪？克勤書記，者便是屏卻咽喉脣吻的一路子，你如何通氣？道道看。

示聖侍者

道人家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纔涉思惟，即名鈍置。進退閒忙，稍有間斷，亦即名八風所轉，情塵所侵矣！安謂不與萬法為侶，諸塵作對？到淨贏贏、赤灑灑，無可把，一段受用總是一片好惡是非之心，亦何名道人者也？聖侍者若向者裏一眼覷破，方知吾不汝欺。

示本空陳居士

為道高士勿論在家出家，只要放得下、把得定、識得透、覷得破，一切處不為萬物所拘、萬緣所縛。所以龐公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於此豁然，末後道：「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者就是在家學道的樣子。本空居士若向者裏會得，方知古今不二，吾奚言哉？

示超潔本淨李善人

大道至虛，無欠無餘；本無形像，豈有男女？只緣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錯過本來面目。不能向一念未生前、營家置業上、呼奴使婢處、拈鍼刺繡時、莊香撥火裏、情忘意絕處，看是甚麼。倘能依而行之，向者一切處看來看去；猛然打翻油餈，始知原來未曾間斷。而清淨無為、玅玄真性，本不與諸塵作對、本不與萬法為侶。到得者裏，豈不是脫灑生平，得大解脫一著子邪？

示雄副寺

從上佛祖玄言玅句，以為接引入理之門，殊不知一一被他障卻了也。直須向一念未生時，量鹽較茶處，以本分事一印印定，自然頭頭上顯，物物上彰。出沒縱橫，卷舒自在。佛法世法，總成一片。做到者裏，方有少分相應。倘稍涉取舍思惟，便落陰界。所以道：「豪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有何益哉？

示佛美殷居士

在家長者修出家行，如火內生蓮；此出塵烈士，實非虛言也。然猶直須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佛法世法一椎打就，逆境順境絕無兩般。更於一切時靜鬧閒忙，蕩然如太虛空；原無豪髮隔礙，方稱靜者。所以古人有言：「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到此可謂本地風光，無盡受用也。倘若有一纖豪取舍，仍前落他見聞。所以古人又

有言：「才有是非，紛然失心。」若是依前坐得斷、把得定、作得主、覷得破，有甚生死縛？有甚祖佛拘？無過一閒道人耳。雖然，還識火中生蓮也未？

示豁山

衲僧家守心城，奉戒律；勤參學，慕道德；羨仁義，乃上古之雄風，今時之龜鑑。此是皮下有血，不消一箚，自知落處的。不然，且於二六時中，時時返照，切切提撕，綿綿密密，自然頭頭合道，那怕八風五欲搖撼我也。雖然，只如山是山，水是水，汝又向甚麼處躲根？速道！速道！

示非一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一從胸襟中流出，方可盍天盍地。你看古人吐露些子風規，盡是本地風光現成受用，豈是因循懈怠的所能為也？如是不道之難見，徒自掠虛耳。若能猛利信重，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示會深

會萬物為自己，將自己歸萬物，也好箇消息，也好箇入路。但此事十分成現，十分顯露，若是一舉便知落處，自然識得居聖不增，在凡不減。輝騰今古，壁立萬仞，亦可謂一眼覷破，立地成佛的，有甚不是？

示惠幢

兜率門下，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無生死可了、無涅槃可樂。總無一法與人，何有一事繫縛？但日用尋常、穿衣喫飯、嘯月吟風，以過眼前日子。豈暇與人上加尖？惠幢禪人，汝還知兜率落處麼？一枕布袋頭，十分得自由。

示擇木

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此雖諺俗之語，然亦有深意也。衲僧家生平行腳，亦須要具擇法眼。若無此眼，豈能識緇素、辨端倪？只如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如此又豈有玄言玅句以障

人悟門也邪？者裏只須揀擇始得，不然，且向一念未生前、日用尋常處、開單展缽處、折旋俛仰處、擔來負去處，著些子精彩。倘能一切處，果能識得現成受用，方信玅明真性，曠劫已來，元自具足，曾無欠少。雖然如是，待汝桶底子脫，始知得石頭點頭也。

示禪人

學道無別意，勇猛志為先。志確道易成，心堅石也穿。若能如是去，可破生死關。此誠實言也，豈小補哉？比來參學之流，多有舍本逐末，尋言擷句，以資談柄。殊不知總被者些子障卻妙明真性，不得自由自在也。此皆學道之人，不識其真，認著箇識神。所以無量劫來，以生死本喚作本來人，良有以也。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端此事十分親切，十分現成。若向者裏一眼覷破，從前所說俱成賸語。到者裏屏卻咽喉脣吻，如何通信？

示禪人

參究箇事，別無公幹，只在日用間，拈匙展缽，揭幔開單，迎來送去，折旋俛仰。坐臥經行，穿衣喫飯；物物頭頭，諸般成現。於斯一一薦得，自然十方坐斷。亦可謂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機緣

僧問：「大死的人卻活時如何？」師云：「轉得頭來是幾時？」進云：「如何管待？」師打云：「莫背後捋髭須。」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云：「匙挑不上。」僧云：「如何是父母已生後？」師云：「倚牆傍壁。」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千眼大悲擎缽杖，八臂那吒聽指揮。」僧云：「客來將甚麼管待？」師云：「缽頭自有家常飯，亦任時流盡飽餐。」
僧問：「天不能盖、地不能載時如何？」師云：「曾問幾人來？」僧佇思，師打云：「一棒棒不醒，猶自累山僧。」
僧問：「如何是衲僧巴鼻？」師云：「瓦礫相然諾，石頭解笑人。」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因甚不成佛？」師云：「鈍置老翁。」

僧問：「如何是青州布衫重七斤意旨？」師打云：「重多少？」
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云：「金勒馬嘶芳草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玉樓人醉杏華天。」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玉井長開十丈蓮。」「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脫殼烏龜火裏眠。」「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泥牛吞卻海中天。」「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松風吹，江月照。」「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金馬嘶，碧雞叫。」「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明歷歷，光皎皎。」
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云：「缽盂兩度溼。」
僧問：「如何是建大法幢的事？」師云：「芥子裏走馬。」
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彈指金殿上，千山走衲僧。」「如何是不揀擇的？」師云：「精金如赤火，誰敢論疏親？」「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池塘生春草，悠然見南山。」
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云：「明如日，黑似漆。見麼？」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七尺烏藤常在手，逢人祇要破頭顱。」僧云：「客來將甚管待？」師便打。僧云：「莫打某甲。」師復打，云：「技死漢！不打更待何時？」
僧問：「如何是兜率境？」師云：「一水繞門千月映，片雲鋪座百華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只道得一半。」
僧問：「和尚未見嵩山時如何？」師云：「綿綿密密。」僧云：「見後時如何？」師云：「密密綿綿。」僧云：「恁麼則嵩少聯芳超世外，家風千古壯徽猷。」師打，云：「不勞贊歎。」
師在五福領維那，一日，老人在方丈看書，師向前問訊，云：「不審。」老人便掩著書云：「見麼？」師云：「見。」老人云：「向甚麼處見？」師拍手云：「[口*邪]。」老人大笑。復問：「設使有人問子：『如何是佛？』作麼生抵對？」師云：「待有問，即召云：『闍黎！』倘擬議，即打一頓。」老人休去。
師在嵩山入室，山問：「臨濟在黃檗處得力？在大愚處得力？」師云：「落得一場笑具。」山云：「未在，更道。」師舞坐具便出。
韓若愚貢元問：「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是不？」師云：「汝在甚麼處得者消息來？」韓無對。師云：「者掠虛漢。」
楊貢元問：「三藐三菩提心，上文頗知，如何是心？」師云：「不可忘卻問頭。」
俗士問：「如何是道場？」師云：「龍象蹴蹋。」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千尺長松雲作盍，一方明月印嵩山。」
僧問：「如何是平展之機？」師云：「橫三豎四。」
僧問：「陰易交謝，寒暑迭遷，意旨如何？」師云：「王郎衫袖闊，鄭老帽檐高。」進云：「臘月三十日將甚麼抵對？」師云：「此問最親切。」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格外說話？」師云：「手把豬頭，口誦淨戒。」僧云：「如何是當陽一句？」師云：「門前峰色寒。」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千里行腳。」「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不得無過。」「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倚傍佛祖。」「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出鑪金彈子。」
僧問：「如何是百丈清規？」師云：「衲僧取則。」「如何是嵩山師子？」師云：「不斷嚬呻。」「如何是兜率家風？」師云：「一粥一飯。」
僧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師打云：「為甚麼分身兩處看？」
僧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云：「一一當面擲。」
僧問：「露柱與鐙籠交參是第幾機？」師云：「風前看端的。」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腦後欠一椎。」
僧問：「當日黃梅囑南能意旨。」師云：「銅頭鐵額漢，聞著盡消魂。」
僧問：「人天共集，凡聖交參，和尚如何分付？」師和聲便打。
僧問：「五馬不嘶，一牛飲水時如何？」師云：「塞斷咽喉，坐卻舌頭。」
僧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云：「汝合自知。」
居士問：「鐵下紅鑪時如何？」師云：「和骨頭俱換。」
僧問：「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請師直指。」師云：「向不知處薦取。」進云：「薦取後又如何？」師云：「渠無生死。」
僧問：「如何是衲僧止息處？」師云：「山高水長。」又問：「如何是賓？」師云：「白日趁柳巷。」「如何是主？」師云：「威風清四海。」「如何是照？」師云：「山河長在月明中。」「如何是用？」師云：「手把赤輪安天下。」
僧參。師問：「你甚處來？」進云：「江西來。」師云：「還將得馬師鹽醬來麼？」僧茫然，師打云：「汝不從江西來。」
僧參。師問：「甚處來？」進云：「南都來。」師云：「風景如何？」僧云：「與和尚者裏不別。」師云：「者是甚麼所在，道箇不別？」僧擬進語，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惟道獨尊？」師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

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時如何？」師云：「黃鶴樓前吹玉笛。」
僧問：「如何是布薩羯磨意旨？」師云：「山僧終不向二乘人說法。」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落二落三了也。」僧佇思，師便打。
僧問：「萬丈深潭如何得出？」師呼：「闍黎。」僧應諾，師云：「出也，出也。」
僧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三箇孩兒抱華鼓。」進云：「如何體取？」師打云：「莫來攔我毬門路。」

真讚

釋迦牟尼佛像

稽首婆伽婆，滿月兩足尊。或說有為法，或剖無為真。人天三百會，拈華一笑春。半條紅線索，殃禍繫兒孫。故我燒黃速，瞻禮釋迦文。

彌勒佛像

稽首阿逸多，搭頤倚白蓮。或坐閻浮樹，或居兜率天。逢人便大笑，先索一文錢。解開破布袋，此錢無半邊。天人同遊戲，酒肆益風顛。所以人不識，著在兜率山。

阿彌陀佛

稽首安養尊，能住無量壽。此土與西方，何曾有窠臼。曠大劫中來，常作師子吼。提攜此群生，常常舒寶手。水鳥眾樹林，親承得攝受。我故歸命禮，放光射我肘。

文殊大士

稽首大智士，如來法王子。堂堂七佛師，端的無彼此。涅槃會上偪釋尊，再轉法輪；毘邪室裏拶維摩，無處啟齒。如今渾身無處藏，卻要道子半副紙。

普賢大士

稽首大願王，不可思議士。萬行自莊嚴，一乘微玅旨。德重擔勞兮，心聞十方。道出常情兮，如月映水。偶見虛空中，還乘白象子。

觀音大士

稽首大士，慈心廣大，家普陀山，字觀自在。普門現多身，楞嚴一根最。所以遊諸剎，吾師真無畏。拯接迷流，心無向背。是以焚兜樓，供我眾三昧。

達磨大士

稽首嵩少祖，圓明照四隅。一葦橫江度，九年露規模。神光既得髓，一華常自敷。平生隻履在，馮教人畫圖。兒孫無別供，香茗烹一壺。

山暉璧老人

稽首師翁，川巴老子。吳越荊梁，惡聲遍矣！揮金剛王，獨埽宗旨。作天人師，滅裂規矩。讚也全不喜，毀也又何恥？荷濟北綱宗，實報恩的嗣。好箇生鐵，鑄就脊梁。被不肖孫，一捏捏出髓。阿翁！阿翁！我識得你。

嵩山慧老人

稽首阿師，嵩山慈父；九住名藍，氣吞海宇。毒手為人，滴滴法乳；揮金剛王，切斷今古。小子當年，悄地親睹。咦！拈他拂子踞他床，卻被時人喚作郎。
手裏乾坤，要間寶劍。剔雞足三千年不夜之鐙，續滹沱三十世冰稜之燄。坐昆明，斥狂禪，而埽文翰；刱少室，肅紀綱，以定鐵案。弄福海之神珠，賣天童之破綻。王侯際會，闊論高談；僧俗歸依，傾心瀝膽。是何人斯？原來是嵩山和尚省佚老漢。

自讚

咄！者村夫也無奇特，眼裏空四海，胸中沒點墨。拈條白棒子，直以為法則。呵佛罵祖兮莫知，敲風打雨兮罔測。有時蕭灑市

廛，有時笑傲林側。撞著敏手丹青，塗抹許多顏色。要知真實為人，卒難搆他語默。若問此是阿誰？兜率不磷老賊。

兜率不磷堅禪師語錄卷下

參學小師玅聖玅德等記錄

頌古

永嘉大師見六祖

腰包頂笠到曹谿，抒下帽檐白日低。振錫三聲窮伎倆，俛留一宿不須提。

百丈野狐

當年一句太郎當，五百生前受此殃。石女偷身天外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三頓棒

密室全施殺活機，蒿枝三頓陷重圍。猛然徹骨無多子，舉起拳頭肋上揮。

無位真人

無位真人看面門，纔然指著便消魂。長笑一聲山水綠，更無一物可酬恩。

賓主句

兩堂同喝震如雷，此是宗門格外才。賓主歷然不錯錯，冬風吹起律筒灰。

照用

有時把手不同行，各自人前說姓名。若問就中端的旨，滹沱河上聽鐘聲。

香嚴上樹話

香嚴好箇截流機，只是時人會者稀。若肯當頭便一擊，不到如今論是非。

南泉斬貓

堪笑南泉老不休，貓兒未舉早輸籌。兩堂箇箇真龍象，末後無端累趙州。

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

全體問來全體酬，多少行人在路頭。大道闊，白雲悠，南北東西輸一籌。

俱胝和尚

一夜東風解客愁，十分春色到峰頭。忽逢知己菴前過，笑裏無端豎指頭。

趙州勘婆

年老心孤太煞，自攜杖去臺山。一條大道坦直，如今返作嚴關。

南泉、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

三人瓢笠各挈，無端自呈醜拙。南泉、麻谷、歸宗，鼻孔教誰扭折。

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夜半歸來寒照影。百尺樓臺動曉星，子規啼處香風滿。

奪境不奪人，沒鐙驢子騎三更。如今百卉辭春色，唯有黃鸝樹上鳴。

人境兩俱奪，拈起烏藤劈面搏。伶俐衲僧擬進言，未免重澆第二杓。

人境兩俱奪，海晏河清光灼灼。風流才子躍龍門，萬里謳歌常自若。

靈雲見桃華

夭桃一夜笑江潰，艷色燒天有十分。莫道無人堪戀賞，曉來豁眼是靈雲。

巖頭一日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

是凡是聖兩無欺，一喝驚天動地時。回首珊瑚撐夜月，清光一片在瓊枝。

北斗藏身

驀拶相逢善哮吼，憐兒不覺揚家醜。蟭螟昨夜舞三臺，驚起雲門藏北斗。

雲門屎橛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雲門屎橛，塞斷咽喉。若遇搜林巨犬子，萬般腥臭一時收。

十智同真

一同一質，晴空杲日。耀古輝今，莫怪不識。
二同大事，饑餐倦睡。把斷乾坤，本無漸次。
三總同參，大憨小憨。芒鞋缽袋，挂向東菴。
四同真智，關張劉備。我則不然，光吞萬類。
五同遍普，雙瞳目瞽。祕魔檠叉，禾山打鼓。
六同具足，山青水綠。常在其中，無拘無束。
七同得失，何必不必。曠大劫來，圓明如日。
八同生殺，石頭路滑。袖裏金椎，一時俱擦。
九同音吼，下坡快走。蹋翻覆盆，通身是口。
十同得入，承誰恩力。野老負薪，村婦供織。

德山托缽

陷虎機，也甚奇，得便宜處落便宜，將謂人前陳巧妙，低頭依舊失雙眉。巖頭老，何所施？暗寫愁腸付與誰？付與誰？三年依舊鐵輪隨。

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此語可能蕩最氛。衲僧若也知端的，人前切忌且論文。

破山明和尚因僧問：「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時如何？」山云：「一箇斑鳩九隻鳥。」

一番雨過一番好，山色青青野色新。鶺鴒枝上啼不已，由來一粒未粘脣。

報恩浮石賢和尚，常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勘眾三十年，未有契機者。一日，舉問福海璧老人，老人曰：「不是苦心人不知。」

三十年來著一機，箭鋒相拄破重圍。剛然奪得還歸趙，春色如今分外肥。

長松璧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松云：「疊翠峰。」

萬法從來不自功，沿流不息是蠶叢。臨岐無甚聊相贈，笑指嵯峨插翠中。

長松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松云：「門前五箇石。」

英風烈烈弄全機，俊骨三更跨鐵圍。卻向錦江江上望，夜深汀岸火光肥。

嵩山慧和尚因僧問：「水盡山窮時如何？」山云：「者是拄杖子。」僧禮拜，山便打。

水盡山窮立問端，當頭一棒骨毛寒。者僧若也親會得，月上高峰玉一團。

嵩山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山云：「六月裏炭團。」

放下似綿團，提起如特石。嵩山正法眼，當機覿面疾。鐵額銅頭也消魂，英靈上士難委悉。快委悉，老胡血脈從此出。

嵩山因僧問：「如何是單傳之旨？」山云：「一箇髦鬆兩箇丫。」

嵩山關戾有來由，全體將來為汝酬。衲子如無青白眼，依然春色隔南州。

嵩山常呼僧名，僧應諾，山云：「汝名甚麼？」或呼僧，僧至，山云：「我不曾叫汝。」或呼僧，僧擬議，山云：「可憐生！」復云：「嵩山有的旨，但呼汝名字；汝不恁麼來，我便恁麼去。」

為爾全提第一機，相呼相喚莫相違，等閒識得真消息，好向峰頭痛罵伊。

無根樹

本植威音空劫外，清清從不染泥塵。高枝垂密來初月，細葉扶疏映比鄰。曉日乍開山迥迥，晚風纔動響頻頻。誰知蔭覆連河岳，不假栽培曠古春。

無孔笛

陽春一曲別宮商，格調從來意自長。石女把將天外去，木人攜得谷中藏。聲聲徹夜彌江海，字字連雲接宋唐。更有知音弄月下，全非漁父歎滄浪。

無孔錘

日炙風吹是幾年，凝然不壞本來堅。五金未假紅爐鑄，一色何消赤火煎。擊破乾坤明的旨，敲開混沌顯單傳。有時擿向支那國，霧朗雲輝豈變遷？

無縫塔

雲中級級自參差，眼裏團團上祖規。星日繞檐元未動，煙霞生背可能移。幾番識盡乾坤眼，百世吟來雪曲詩。直是逢源誰借借，年年相共不相知。

無底籃

攜來平野擿芳春，不覺遭逢露本真。幾度林中盛皓月，數回宇內漉金鱗。頻頻看去原無巧，著著將來自有神。終日人前少賣弄，孤標非與世同倫。

無須鎖

黃金鑄就絕神工，從此玄關不露風。幾度大悲摸不著，九天慧眼看無功。威音難與分先後，樓至何才辨始終。自是佛魔俱鎖斷，回頭月映錦官東。

無底船

芳草青來古岸平，長江碧去峽峰清，孤帆不挂春風順，兩櫓誰搖夾浪行？不犯清波魚藻靜，馮流愛海雪華明。煙深莫謂無棲處，更向他方界裏掌。

無弦琴

不用神工巧合成，陽關三疊自堪任。山前秀色高寒盡，澗底流泉藻韻清。繞指梅華香自落，回風鶴操響初沈。等閒不是平沙趣，乾達婆王無路尋。

無底缽

當場用處沒疏親，庾嶺全提驗主賓。擎去降龍非假手，持來應供未粘脣。殘羹餿飯空生擲，野鶴閒雲斷際倫。多子塔前空著柄，滿中盛得劫前春。

無星秤

要識錙銖就裏奇，一條黑黍挂須彌。定盤星看蝸牛眼，秤柄身裁鐵樹枝。衡石全提分理事，銅鉤三寸絕施為。而今且著閻浮界，魔佛看來也蹙眉。

山中四威儀

行行行，不計程。築著指，喫一驚。
住住住，拾野趣。剛掉臂，虛空露。
坐坐坐，哂馬簸。古到今，成滯貨。
臥臥臥，鼾齁箇。問若何？驀面唾。

拈古

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曰：「大小世尊被文殊一椎，只得虛空粉碎即且止，你道他百萬人天為甚懨懶而退？大眾！還知麼？」復云：「箚。」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世尊傳金襴之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

拈曰：「阿難因行不免掉臂，誰知被箇剎竿子絆著？你道如今還有脫身處也無？脫身猶可易，出格道應難。」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自問之。』文殊繞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恆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從地湧出作禮。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卻過女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拈曰：「二大士恁麼，為甚有出得？有出不得，畢竟淆訛在甚麼處？風靜始知蟬在樹，鐙殘方見月臨窗。」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領布衫，重七斤。』」

拈曰：「大小趙州被者僧問著，只得和囊底掀出，看來不是好手。若是堅上座即不然，待伊開口即便棒出，一不失為宗師，二免者僧泣岐。」

舉：「南泉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買者麼？』時有僧出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語。」

拈曰：「不作貴，不作賤且致，只如者僧無語，是好心？不是好心？你若分析得，宋老師被你看破。」

舉：「睦州示眾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

拈曰：「大事未明且置不問，大事已明因甚麼還要如喪考妣？前頭猶易可，末後更愁人。」

舉：「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鬼使來追，僧告云：『某甲身充主事，未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云：『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

拈曰：「鬼使不但七日後來尋不見，即七日前來亦尋不見。雖然，乞容的又是誰邪？還知落處麼？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華。」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庫奴！甚麼處是揀擇？』」

拈曰：「趙州只有步步登高，且無從空放下。當時見問，何不劈脊便打？且免者僧向揀擇處垜根。」

舉：「石臼參馬大師，祖云：『甚處來？』臼云：『烏臼來。』祖云：『近日有何言句？』臼云：『幾人於此茫然？』祖云：『茫然且致，悄然一句作麼生？』臼乃上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臼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拈曰：「馬祖信腳而行，石臼善為道路。簡點將來，猶涉機關在，正好各與三十拄杖。何也？者裏不得放過。」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拈曰：「說甚麼鹽官著死急，殊不知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舉：「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二八女子送供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箇俗漢。』遂遣出，燒卻菴。」

拈曰：「不但二十年到不得者裏，直饒再二十年亦枉然。雖然，明鋒容易躲，暗箭最難防。」

舉：「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麼最貴？』山云：『死貓兒最貴。』曰：『為甚麼死貓兒卻貴？』山云：『無人著價。』」

拈曰：「試玉雖經火，求珠不離泥。雖是曹山用處，亦是曹山拙處。雖然，且道畢竟如何著價？向前來，共你說一上。」

舉：「琅琊因長水法師問：『《楞嚴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厲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拈曰：「騎賊馬追賊，不是回機轉位的克家子。若是克家子，猶未得在。且作麼生是克家事？華光浮古殿，竹影埽空庭。」

雜偈

贈友人

一夜嵩山話舊時，幾年梁益結禪期。蒲團每坐三更月，毛穎長敲卒歲詩。列聖叢中開正眼，不萌枝上豁雙眉。無心應物平生事，高志拏雲只在斯。

敘舊

買得青山萬事寬，白雲陰裏共君歡。參差竹樹含春色，向背松杉映雪寒。倦到庭前常步月，鐙明室內可焚檀。年來未暇精書研，嬾寫閒情對碧巒。

寄雲巖三草溥弟

一從分手出嵩山，君臥雲巖我獨閒。竹杖穿雲煙岫外，麻衣放浪石谿間。南方悵望晴天異，北郭低吟倦鳥還。同握昆明莫邪劍，有時六詔蕩癡頑。

復嵩松昇弟用原韻

曹源一滴潤梁州，杖撥荒雲得自由。霞散長空天作鏡，水沈細浪月為鉤。拈華席上生機活，卷席筵中姓字優。自是玄風吹四野，冰輪無類照嵩丘。

聞龍茨上兄自江澥請藏畫列祖像百二十軸還嵩山，喜而誌之

楚雨吳風過四秋，手持勝事到嵩丘。詩瓢萬里關山遠，鐵杖百城煙水脩。玉軸才開暉寶相，雲緗半展得徽猷。松門法乳從今始，自是功高第一籌。

次若震楊秀才原韻

秀拔群儒世上英，文章自是出天真。詞華已吐珠璣潤，筆氣光騰錦繡春。江上烹豬逢內翰，山中奪笏遇宗臣。傳鐙細看前朝事，此事何人得意新。

偶成

瓢囊高挂碧峰頭，放浪林泉訪舊遊。不遇知音談歲月，少逢漁父泛輕舟。半夜茶煙浮屋外，中時鶴影落谿頭。道者家風宜若是，佛冤祖債一時休。

遣興

芒鞋獨自到山顛，正是冬來雪盡天。白鶴引雛青澗上，玄猿領子碧崖邊。林華競發才人料，地籟時鳴野老絃。此日登臨清晝永，嬾披垢服入西廛。

遊碁盤山

谿映青莎響杜鵑，樵漁也自摘芳妍。重遊不為江山古，散步長妨歲自捐。奕局未終柯已爛，滄冥又淺鶴方還。由來此地煙霞勝，贏得今朝一覺眠。

贈格目上座

衲子家風無別陳，縱橫理事契全真。三餐粥飯年來慣，一架蒲團劫外春。任運翻騰閒歲月，隨緣瀟灑舊時人。機關此日消磨盡，信手拈來待遠賓。

贈監院不用上座

破甕酸薤每日開，平常一味待方來。維持不媿楊岐老，能事還堪自寶才。功在叢林名已重，惠孚保社智猶恢。道人本色應如是，

共轉機輪在此回。

輓慈雲空一上座

脫盡鶻衣八斗塵，分明此日識前因。化緣已畢身須退，法語常留道益真。月到天心光朗朗，雲消勝地潤津津。老禪措手歸何處，紅蓼依然對白蘋。

避暑

山中無客至，赤日隔高臺。徑曲苔痕溼，林風香氣來。烹茶青草谷，倚杖白雲隈。飯罷乘幽興，尋芳日幾回。

和近山鼎弟贈有孚張使君原韻

邂逅留佳句，清音動所思。真乘言外得，風度意中窺。探墨含珠潤，尋幽采藥奇。消搖塵世外，勝事幾人知。

秋夜同鼎弟翫月

素練凝虛碧，盈盈冷太清。無雲生絳漢，有水潤朱楹。共坐三生石，同看一澗明。古人拂袖去，別是故園情。

壽路南別駕裕生吳公

如何同記荊？來現宰官身。蝗去封疆靜，民歌路甸新。西南常戴德，草木亦沾仁。紫氣浮公署，稱觴喜眾賓。

荅馬秀才

山舍逢高士，相攜過小菴。逃禪華共賞，樂道苦同甘。峰影倒僧座，谿聲上佛龕。明朝何處去？倚杖看晴嵐。

贈天來吳秀才北上

信手攀丹桂，已逢第一枝。玉堂通鳳闕，金馬躍龍墀。身處青雲遠，心存白髮垂。上方如有賜，付雁不須遲。

荅若愚韓貢元

聚首芳塵外，清談莫猒多。讀書開聖智，種竹翦煩柯。既與道原近，應知欲可呵。逢緣如得玅，日用不蹉跎。

壽通皎陳居士

雖然今日誕，須記未生時。岳降中峰翠，歌催四座卮。南辰功注算，高士韻稱奇。若問無為意，賢哉道自怡。

復汪秀才用原韻

真性豈無定，本光不汙塵。九還尋玅訣，三疊樂天真。不覺從前誤，難知此後辛。黃龍亦有術，只在本來人。

擬寒山詩五首

日用事何如？施為先克己。克己坦然平，可以識行止。不到忘機處，孤蹤何所以？山青雲自閒，水綠多清泚。大事向誰說？道人當自裁。此身既如幻，安能常在哉！祇有者些子，不被八風摧。劫初只至今，曾不染塵埃。道人行處是，天地不能留。明月在寒山，清風亦可儔。巖臺容我嬾，朝野任我遊。從前諸三昧，收歸拄杖頭。歎彼世間人，忙忙無日休。心猿急似箭，意馬豈停留？不顧宅中寶，癡狂向外求。臨危將不去，空手赴荒丘。深悲學道流，幾箇識廉恥。專要使偷心，相將論彼此。緇田無簣功，業海有餘矣！臨末梢頭時，將何敵生死？

贈羨瞿輝弟住武定府福田寺

來日霜蹄去武陽，龍泉一劍動星光。太平罔兩屏蹤跡，遙聽雄風蕩八荒。

送不同溥弟還蜀

檞笠飄然萬里程，此行蹋碎錦江春。峨眉山上一方月，莫道不從昆海濱。

次韻題罌粟

一片雲霞映日開，天然秀氣避風埃。評題自是仙原種，故向青山結玉胎。

送化一知客

衲子家風無別陳，十分機括看當人。塵中主，化外賓，識得來時絕偽真。

苦雨

村村何事雨凄清？十日秋風斷客行。借問明朝晴也未？杖藜且踏亂峰青。

蟬鳴樹底

清音不斷柳枝頭，滿院高風催早秋。自是客人翻不樂，一聲雨淚向東流。

茶次，口占奉和嵩山老人原韻

嵩山春色幽仍遠，詩畫一篇向此展。座中盡是江南人，撫臆銜栝開笑臉。

賦得疏竹吟風

青青澗上映南軒，十畝傲霜小竹園。借問王猷何處去？月明靜夜冷啼猿。

賦得把盞問月

滿座秋風引客思，湘簾影動菊華枝。不知仙子來何處？靜對茶爐寫舊詩。

喬松棲鶴

虯姿十丈倚巖邊，傲盡煙霞不計年。每對南樓烹茗後，遙瞻薄莫鶴翩躚。

聽上方梵唄得寫字

半卷殘經才放下，一聲歸鶴動林野。池邊倚杖望雲谿，無限閒情惟自寫。

池成月自來

鑿來不是勝昆明，但要清光月夜生。未到上方烹雪賞，如何識得野人情。

雁行

一聲清韻落秋霜，帶得風雲過遠岡。不是回峰休錯認，明河無暈任翱翔。

梅

江城昨夜笛聲催，一片清香傍柳開。多謝故人憐瘦骨，年年五月寄書來。

壁上梅

滿壁何人塗素胎，冰姿猶自在巖臺。莫教漯盡枝頭意，還向江城笛裏來。

邀友看菊

相逢不必話漁樵，且向東籬看小嬌。秋片烹來清晝永，許多情緒坐中消。

步月

清暉如水映霜空，萬里河山皓魄中。此夜不堪頻悵望，邊城最是猒秋風。

夜泊昆池

春波百里映遙天，此夜輕風送小船。過盡蘆華纖月冷，回頭兩岸淨蒼煙。

和張使君有孚西來隻履之作

何曾隻履又西還，請看洛中少室山。自是老胡將不去，至今千載鎖松關。

奉和本師韻題滇南八景

昆池夜月

秋光一片映漁磯，桂子香飄午夜肥。疊翠雙峰時倒影，欲掌小艇載將歸。

商山樵唱

數聲亭午隔崖阿，雲樹參差接女蘿。幾欲相尋王子跡，煙深無處覓殘柯。

金馬朝輝

遙遙東郭望朝暉，金馬坊前春最宜。可笑王褒千古後，遊人猶說數行碑。

碧雞秋色

層巒高聳翠雲西，著地凌空孰與齊？唱徹一聲驚宇宙，猶來音韻別天倪。

雲津夜市

津連市口樹連橋，水漾波光艇漾潮。來往輪蹄駢集地，於中蕭灑屬漁樵。

螺峰疊翠

怪石層層看最奇，盤空累地合如期。天然突兀誰今古，卻似尋常小塔兒。

官渡漁鐙

郭南簇簇謝家村，煙鎖垂楊練鎖墩。蚱蜢橫波歌款乃，釣來金鯉出青蘋。

龍池躍金

隱隱金波碎碧灘，潛鱗骨蛻幾千番。為霖豈是無功用？會看風雷破浪還。

示惺監收

萬語千言教惺一，惺來一句絕商量。目前卻把空生旨，嘯月吟風任舉揚。

示克己香鐙

汝道工夫總不真，拈香撥火也相親。有時觸著娘生手，一簇青煙笑殺人。

示見一副寺

見猶不及見還難，一片月華落九天。見一闍黎如鈍置，依然光彩鎖風煙。

示天一

春色融和草木青，了無一法可關情。波澂月淨分明事，無那時人時自盲。

示樹本

學道先須務樹本，一生取足復何求？蹋翻天地無家國，始是男兒得自由。

示玅德小師

青春志道正當時，此事分明在不欺。打徹上頭關捩子，頂門一竅是靈機。

示持一

學道直須力荷持，莫將語默涉端倪。直須學到無學處，得到無學任所為。

示金振

籬菊粼粼正散金，清香透鼻莫沈吟。此時徹得心頭事，傲雪凌霜任古今。

示省夢知殿

省得夢來眼豁開，眼開方不被塵埃。如今庭外藤蘿月，夜夜青光映碧苔。

示智覺

栁陌華阡選佛宮，禪心道韻自和融。闍黎若解其中趣，智覺分明在己躬。

示懷無知客

樂道忘懷一物無，閒雲野鶴任江湖。客來有問如何待？請聽菴前叫鷓鴣。

示容波

教汝先須鏟妄心，妄心鏟盡道方親。胸中若有些兒事，依舊狂波卷白蘋。

示等齊

為道須知勿自欺，朝昏一念緊提撕。忽然扭折孃生鼻，始笑當年百丈師。

送夢周

夜郎東去是吳山，莫直移舟到楚關。要契兩回得力處，休辭萬里路途艱。

示宗樹

大道分明絕覆藏，中心樹子露堂堂。有時疏影橫天外，放出枝頭自在香。

示非一

非公不看脩茶經，信手擎來可醉人。若是方來親識得，回頭始信劫前春。

示應無

應無所住意何如？試問老禪識也無？若是憤然親看破，晴光當午日輪孤。

示會深

深深深處是根原，但要無明一踢翻。回首孤輪天際淨，更無別語論風旛。

示方璞

慕道高流如琢璞，工夫不急終頑石。閒忙若也勤磋磨，價重當年荊嶺璧。

示若拙

大智似愚巧若拙，莊生昔日曾饒舌。爾曹日用在己躬，箇事從來元不別。

示飯頭

脫粟飯賴汝炊熟，飽食兩堂雲水僧。磕著覆盆與箸子，笊籬木杓也翻騰。

勉聖侍者

無人我，方超聖，此語分明是捷徑。我問道流知不知？若知此意方相稱。

示海山園頭

要識金藏在海山，朝朝從事钁頭邊。等閒钁出如何道？東瓜儱侗瓠子灣。

聞鐘有感

忽爾堂前打飯鐘，飄然築著住山翁。百千三昧非他意，盡在鯨鯢一擊中。

自勉

瞬息光陰駒過隙，因緣時節莫強求。看他世事如朝露，只可閒忙得自由。

遣興

一條竹杖一瓜瓢，直入千峰不待招。但使此身無繫絆，清風明月任消搖。

偶占示諸禪人

道者生涯在蕨肥，輕裘與世早相違。竹床石枕通宵臥，那管人間是與非。
道者心空可住山，了無一事可相關。從來一種平懷意，坐對青松看鶴還。
山齋晏坐罷琴書，四面軒窗樂有餘。不是山僧偏愛嬾，都緣無事可煩渠。

白雲深處好安居，笑月吟風頗自如。昨夜東君開竹戶，滿天瑞氣起清虛。

示破妄

要越吾家上上宗，弄活死蛇是毒龍。他時奪得無文印，祖佛應須失卻蹤。

示豁山

此事如登太華山，峰頭不到也如閒。若能拌死行將去，始信秦雄百二關。

示眾

箇裏工夫莫教遲，此生辦就是便宜。若還日夜恆精進，便是超凡入聖時。

山居

深山別是一家風，前種山茶後種松。飯罷攜鉏來嶺上，晴霞散去露諸峰。
茆屋三間架碧峰，秋高水月心降龍。禪餘趺坐巖松下，閒看青猿每過從。

示純空

萬緣蕩盡自空，者事何人知委？識得臨濟痛棒，方知也無多子。

壽用監寺

問余紫氣何多？黃鶴也來淨筵。一粒蟠桃已熟，贈與監寺老禪。

示擇木

楚水滇山不別，腳跟下事何為？草鞋蹋著鄉關，一任擇木栖遲。

示舒光

鼻孔遼天也未？腳根點地須知。光舒是何三昧？觸目無非玅機。

示圓成號豁然

若問生涯無別，尋常喫飯穿衣。豁然摸著鼻孔，始信百丈玄機。

示聖壁號皎然

凡情聖解不二，煩惱菩提何殊？本是無瑕聖壁，皎然廓落太虛。

示隆印號怡然

印泥印水印空，八面四方玲瓏。要識生機一路，怡然體露金風。

示隆明號洞然

雲間木馬嘶風，海底泥牛吼月。若問的的大意，薦取洞然明白。

示寂玄號融然

一句單提成現，無玄無玅無為。至簡至易至略，亙古亙今無虧。

示尼寂念號端然

末山言不露頂，翠竹黃華滿坡。要識祖師的意，端然看取青蘿。

示茶頭

海眼松濤滾沸，雀舌烹來時新。往來多少禪客，須要殷勤自陳。

示灼英

若問西來大意，何玄何玅？何論生涯？如是會得，千聖都來一門。

示灼華

燕語鶯啼紫陌，灼華燦爛珠英。分明好箇消息，何必羨他靈雲。

示灼響

喝下如不會得，依舊敲空追響。可憐三日耳聾，喚作尋常伎倆。

示灼聞

塵說剎說熾說，自聞返聞不聞。要知此事端的，八兩原來半斤。

示灼美

頑石深藏美玉，琢磨須假良工。些兒若有瑕纇，白璧依然不中。

示靈水

湛湛一靈水，清波何處無？不假大禹力，汪洋下五湖。

示克禮

克己與復禮，事因丁寧起。仲尼方伸問，曾子荅云唯。

壽沅江府萬壽寺鼎弟

塵尾揮萬壽，剎竿樹沅城。權衡佛魔畏，棒喝聖凡驚。用大乾坤闊，機深宇宙宏。利生垂普濟，導物化群蒙。

小佛事

挂板。師拈椎云：「祖佛標榜，衲僧命脈，若能直下委悉，又何必截鐵斬釘的以為好手？雖爾，正令當行一句又作麼生？」遂擊云：「一聲辟歷山岳震，江湖龍象盡消魂。」

遍雲起龕。師至龕前，以指敲龕云：「若向者裏識得來處，則知無所來亦無所去。其或未然，更聽下箇註腳。遍雲。遍雲。出沒縱橫。滅亦不滅，生亦不生，靈光獨耀，迥脫塵根。全無罣礙，自性天真。正恁麼時，歸根一句又作麼生？不重蓮華國，端坐得無心。」

下火。云：「此是平常真三昧，盈前富後無回避；煉就金剛不壞身，超然直入不思議。」攛下火苣，云：「急著眼覷。咄！」

超印下火。「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全馮者箇。」舉起火苣，云：「會麼？助汝棚頭一丙丁，玲瓏印子消千顆。」
朗梅下火。「朗梅田頭脫塵，即得七衣寬廠。縱無絕後再甦，也見性天開朗。既爾擦手歸去，莫使根苗又長。雖然如是，更有末後一句，不免當頭為汝註破。」以火苣舉起，云：「火裏蝦蟆吞卻月，神光直透青霄上。」遂攛下火苣。
念恆山主下火。「咨爾念恆，消消停停。其來也任運，其去也騰騰。所以道：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正恁麼時，還知落處麼？坐斷青山無去路，烈焰光中擦手行。」

(板存嘉興楞嚴寺經坊)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